

中山文学院

当代作家文集

灯花集

杨 栋 著



灯 花 集

杨 栋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灯花集 / 杨栋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

(中山文学院 / 当代作家文集 / 陈德民主编)

ISBN 7-5059-4239-5

I. 灯… II. 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098 号

书 名 灯花集 (中山文学院/当代作家文集)

作 者	杨栋
主 编	陈德民
责任编辑	章扬恕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策 划	南京远东图书中心
印 刷	江苏如东文华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500 千字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本
书 号	ISBN 7-5059-4239-5/I·3305
定 价	200.00 元(全十册) 本册:20.00 元



三三三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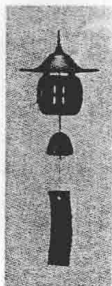


序

少时在山村土屋，每到夜晚，油灯如豆。油灯捻子上结的油垢多了时，就会毕毕卜卜地爆一串灯花，母亲便说：“明天该有喜事了”小村里自古有灯花报喜一说。

我编此书却不是讲究喜与不喜，读古书有“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之句，这意味有些寂寞，夜太深了，所约友人不至，闲人还在消遣，人生太漫长，清夜太冷清，不为无益之事，怎以遣有生之涯？这即如时下到处有麻将声一样，是不足为奇的。但书生的消闲之法，则是读书写书，时下夜读已不用油灯，是用电灯了。但我还是怀念油灯的风味，我的书架上放着一盏黄铜油灯，那是我幼年夜读用过的。编成此书时，我请江南大名士吴藕汀老人设计了个“老油灯”封面，他画的油灯更是古老奇崛，灯上红焰飞起来一样，如一只红蝴蝶。那是他那一代人的读书灯了。拉杂谈来，我这些文字如同老油灯，已不是合时宜之物了。但对一些人还会有些审美的愉悦的，这些文字不是为实用的，不是求功利的。是为当作老古董一样，叫喜欢它的人怀旧的。

清代女词人有“浣溪沙”曰：“一卷离骚一卷经，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欲哭不成还强笑，讳愁无奈学忘情，误人枉自说聪明。”这和“江湖夜雨十年灯”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往今来文人心绪之悲凉，读来堪惊。文人和灯，有着一一种不解的情结。以至古人有“美人



含笑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之句，黄卷青灯，枯坐寒窗，夜雨秋灯，不识经济。灯花虽能卜喜，但文化人的意气，早被灯光消磨殆尽了。灯下留住的只能是丝缕的悲凉意味。

我的这些文字也大都有是灯下写的，风霜寒夜，搜索枯肠，月色窥人，灯花欲笑。文字也真是心血所铸了。但文字在市场大潮之下，已是日见其微薄和无聊了，“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一个人能有为书籍的一生，为文学的一生，虽然冷落清凉，在他自己是很可满足的了。

但愿这本书如毕朴而响的一朵灯花，能使读书人为之眼睛一亮，就尽到它的使命了。书中收了我近年写的文化随笔、书评书话、游记杂谈、短札书简。内容是平淡的，文字也是朴素了。我很喜欢一副对联：“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其实灯花也具有这种意义，古人讲“灯火亲人”，就是这个意思吧。

灯花如梦，它将会永远闪烁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记忆里，闪烁在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里。是为序。

作者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梨花村随笔

龙门吊太史公.....	(3)
爱的圣地普救寺.....	(5)
过杨妃故里.....	(7)
悼念一棵小梨树.....	(9)
菩提山记.....	(12)
登西山记.....	(14)
万里赠花记.....	(16)
夏天的味道.....	(18)



目 录

野史亭畔诗人墓	(19)
当了一回游仙	(22)
记美人貂蝉	(24)
记佳人双卿	(27)
记慧慧	(32)
记艳艳	(33)
漫画结缘记	(36)
寻觅“陈老莲”	(37)
漫步“八达岭”	(39)
三看孙犁	(41)
孙犁只有一个	(43)
——参加“回眸孙犁 20 年”研讨会侧记	
孙犁与文学青年	(45)
在韬奋图书中心听舒乙谈孙犁	(47)
孙犁散文论	(49)
黄崖洞三日	(59)
梨花村在 1998	(65)
梨花村在 1999	(66)

第二辑 梨花村杂记

望壶口	(71)
念耕堂	(73)
漓江赋	(75)
太岳山风光	(76)
走过资寿堂	(79)
“王家大院”记	(81)
沁源颂	(83)

阎寨篇·····	(88)
临汾赋·····	(91)
上党行·····	(94)
走河西·····	(96)

——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任之恭博士故乡采访记

楼居情·····	(98)
琴泉晨思·····	(100)
琴泉晚照·····	(102)
岛国来客·····	(105)

——来自日本老兵的忏悔

记泉蟒·····	(110)
记李湘·····	(112)
记春生·····	(113)
听松楼记·····	(114)
上元灯记·····	(116)
天神山记·····	(118)
石佛院记·····	(120)
绵山雪记·····	(122)
东风湖记·····	(124)
桃园路·····	(126)
新泽巷·····	(128)
傅山先生在沁源·····	(130)
作家周立波在沁源·····	(132)
写给儿子·····	(135)
小院板报·····	(136)
干粮的故事·····	(137)
学医的故事·····	(139)
民歌的故事·····	(140)
寻泉记·····	(142)



田埂记·····	(144)
太行峡·····	(145)
上党墨·····	(146)
秋雨吟·····	(148)
沁源庙会录·····	(149)
沁源著述考·····	(157)
沁源八景谈·····	(161)
旧文拾遗(8则)·····	(166)

第三辑 梨花村书话

读《老舍与济南》·····	(177)
读《丰子恺书画》·····	(177)
读《文明的创痛》·····	(178)
读《读曲小记》·····	(178)
读《增补燕京乡土记》·····	(179)
读《忆江南》丛书·····	(180)
祥光长在日月楼·····	(190)
——丰一吟的签名本	
幽情一片《海菲兹》·····	(191)
——肖复兴的签名本	
武汉花桥结书缘·····	(193)
——周冀南的签名本	
我最喜欢的五部书·····	(194)
我看经典·····	(196)
解放区的一套“老漫画”·····	(197)
老“广告漫画”的魅力·····	(198)
“大跃进”和“浮夸风”·····	(199)
——读石兵先生的一组“诗配画”	

谈写作·····	(200)
谈品书·····	(201)
《梨花村随笔》后记·····	(202)
自牧《抱香集》序·····	(204)
过去的智慧·····	(205)
散文的载道·····	(206)
——在市文艺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古吴轩赠书记·····	(208)
荫园邮书志·····	(210)
梨花村书简(48 则) ·····	(212)
致杨栋(代跋)·····	(253)
后记·····	(256)

第一辑

梨花村随笔





龙门吊太史公

4月的一天,我终于有缘跨过黄河铁桥,经黄河龙门,去瞻仰一代文化名人司马迁祠的风貌。传说鲤鱼跃过龙门便可成龙,《史记》上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通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泽,乞困鄱、薛,过梁楚以归”。我想,他出生龙门,他该就是人中之龙了吧!

去年,我曾到曲阜去拜文章先师,而今我又足履龙门,来谒千秋史圣,望着黄河浩浩,万千气象,想这就是太史公的词泻珠玉笔绽琼花了。韩城附近的地势开阔,远近村落尽在望中,千顷良田绿满天际,万树桐花落红成雨,司马迁祠就建在芝川镇的一座高岗之上。登99级台阶攀上山梁,一木牌坊上大书“高山仰止”四字,这该是对司马迁祠的最高赞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史记》是他受宫刑之后才完成的一部大书,这部50多万字的巨著,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想起高中毕业那年,我在山村因割谷,被一同伴无意用镰刀碰伤小腿,在山村瓦舍卧床养伤一月,寂寥中伴我山窗下的,就是他的一卷《史记选》。读此书体会先生写作时的苦境仁心,心里无限悲凉,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说:“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他以“刑余之人”,发奋著书,终于使《史记》流传后世。他在写作时“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的这种心情在当时是“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他沉痛地说写此书时“亦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这是一种重任在肩,无怨



无悔的风骨。我想起古人一句谚语，“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天不生太史公呢？中国的历史真不知该如何去书写？

我独自站在他的墓前，虔诚地双手合十向他致敬。他的墓为青砖砌的圆型墓，周围嵌以八卦砖雕，墓顶有一株古柏，矫如蟠龙，苍劲欲飞，我想那该是他的魂魄所化。在他处的那个时代，文化人地位也是低下的，他在《史记》中写屈原时感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悲悯，是一种壮志难酬的孤愤。“古庙风霜香火冷，白云衰草满平原”。而今我来吊太史公，不由心中也泛起这种惆怅之情了。“荒墓临后土，孤冢压黄河”，我不由也为司马迁的遭遇心中“垂涕”了。他曾在《史记》中对文人的遭际写下了这样沉痛之词：“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故人主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文化人在统治者眼中永远是“倡优蓄之”的。望着远处浩瀚的黄河，我想着古今文人的命运，河有波澜史有笔，世间多少未成书！汗牛充栋的书山，都被历史长河淘汰净尽了，只留下一部《史记》照耀古今。群星闪耀的文人，都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了，只留下一个太史公名垂宇宙。太史公的笔该是势如黄河的神来之笔么？清康熙年间的韩城县丞张天培写诗道：“太史词源孰问津？河流万里浩无垠。激昂每挟风雷起，混沌初悬日月新。……”祠堂中 60 多通古碑，记载着世代人民对太史公的敬仰和崇拜。

站在太史公墓前，看着那长青古柏，我思考着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价值和品味。作为文化人，就该有太史公一样的风骨和肝胆，而不应成为人主的“倡优”，社会的盆景。郭沫若有诗赞太史公曰：“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到过司马迁墓之后，我深深感到，《史记》是天地浩然正气所凝，黄河万古激流所聚，是天地之精华，日月之魂魄，与时下患“软骨病”的文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太史祠巍然高耸，黄河水浩浩东去，不朽的《史记》，叫世代代的人“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司马迁的名字也将随《史记》而万古流芳……



爱的圣地普救寺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从河津到永济寻访普救寺,这是一块现代人心中的爱情圣地,是《西厢记》诞生的地方,坐在疾驶的豪华轿车上,望中处处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是无颜六色的车流,我却急匆匆要去寻一座古寺,那是一座诗意的古寺,张生和莺莺该是中国的罗蜜欧与朱丽叶,《西厢记》该是中国的《爱经》,而普救寺,就是恋人们心中的“麦加”!

我读过元稹写的《会真记》,这是《西厢记》的祖本,古意“真”便是仙的意思,元稹是把佳人莺莺比作仙子了。莺莺也真是个美人胎子,《会真记》写张生遇到她后对红娘说:“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婚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这该是一种生死恋了,正因爱的深,张生才迫不及待地去追求,后人考证《会真记》,是作者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莺莺的原型是京兆韦娘,她与唐代诗人元稹相恋,元稹有感作《会真记》外,还为她[写了许多诗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丝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爱过仙人般的韦娘后,有谁还能打动诗人的心扉呢?“闲读道书慵未起,水晶帘下看梳头”,名士情多,佳人意重,甚至连韦娘梳头,也叫诗人动心,是韦娘先感动了诗人,他笔下的韵事才感动了世世代代的有情人吧!清代金圣叹说:“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

想着莺莺,我竟在车上朦朦入梦,梦中也梦见一位佳人在向我含笑,她白净净的脸如一轮满月,有着脉脉的清辉,她仿佛又变成一张圆形的化身头像,对我含情凝睇。像的周围有灿灿的祥光。像莺莺样的美丽温柔,想我是没见过莺莺的,莺莺却在我心里有了形象,我的

恋人便是我心中的莺莺么？车子一颠，我从梦中惊醒，惊讶在去西厢的路上，竟作这样的梦，普救寺有灵，是在开示我此生有缘的“莺莺”，就是这位梦里的佳人么？

我读唐代《会真记》，读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读元代王实甫《西厢记》，又读了光绪三年朱寄庵的弹词《西厢记》，心中早有个莺莺了，在张生的眼中，莺莺是“檀口点樱桃，粉鼻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她的话音“似莺声啾啾花外转”。她的眼能勾魂摄魄，“我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我便铁石人也，意惹情牵。”朱寄庵则形容莺莺“冰肌不是人间种，玉骨不疑天上仙，薄施香粉白玉颜，宫样眉儿新月偃”。莺莺不仅是个美貌温存的玉美人，也是个有性灵的才女人，“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句使张生为之痴，为之狂，为之迷，为之病，在张生的琴弦上流出相思调时，莺莺更是他的知音：有美一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弹琴代诉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司马相如的一曲“文凤求凰”，怎么能不使佳人为之泪落？怎么能不使莺莺为之心动？

到了普救寺，古寺建在高处，我看了张生住过的西厢，又看了莺莺住过的“梨花深院”，大门上的对联是“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想这就是那个情痴住过的地方，那个丽人住过的地方。真叫人欲从院门唤真真了。又想世间佳人乃天地灵气所钟，秀色所孕，真情所铸，英华所育，几千年才有了一个莺莺，才有了一部《西厢记》，金圣叹说：“作《西厢记》者，其人真以鸿钧为心，造化为手，阴阳为笔，万象为墨者也”。我又到了莺莺拜月的后花园，园中簇簇琪花瑶草迎风飞舞，站在拜月台前，体会莺莺拜月时的虔诚芳心，想佳人的一片至诚是会感动天地吧？站在拜月台前，想佳人深情拜月时的情景，那该是多美丽的一幅画面，多美好的一种情愫呢？“心间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一拜中”啾啾莺声鸟语在花间鸣啼，几个少女在花径买饮料，我想她们是不会懂莺莺的，旷古自今，莺莺唯一人而已。我情不自禁念出《西厢记》结尾的那句道白：“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在一百多年前的清王朝，金圣叹读到此处就感叹过：“妙句！”他又评点说：“结